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张贤亮

ZHANG XIAN LIANG

代表作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张贤亮代表作

张志英 张世甲 编

黄河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曲哲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张贤亮代表作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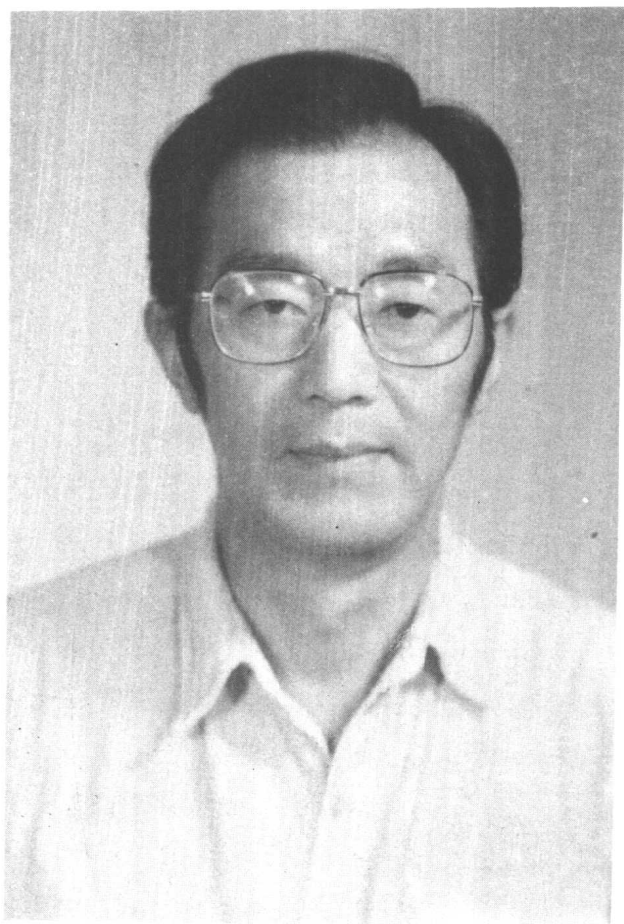
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369 千字

1989年8月第一版 1989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700册

ISBN7—5400—0197—6/I·184 定价 6.60 元



作 者

能再像过去那样把希望的目光注视未来了。只有时光回溯到过去的某一点从那一点起步直到现在你才算活了一个完整的人生，你的灵魂才会得到安宁，天风也不能将它吹散。

如果倒退回去若干年，中国人便成了先知，而先知是不会再犯错误的。因为你亲身经历过。

一段这个国家的历史，你常为这个国家的人在历史的最好时机^{却想表达那错综复杂}停滞不前，~~还未举步~~却要弄^{清目的也是不值得}而扼腕叹息。

天空一如白天那么晴朗。你可以看见密麻麻的星：在西方闪烁。越在天尽头的星：越明亮。今夜你在哪里站看哪里便是宇宙的中心。如果你不理会周遭的景物只仰望苍天，那么在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不同的地方了。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由南开大学中文系组织编选的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中、短篇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郝世峰 于友先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友先 刘家鸣 刘福友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羨璧

前 言

一

张贤亮是一个有过苦难历程的作家，一个从炼狱中走出来的人。他1936年出生于南京一个有名望的家庭，但这个富有的家庭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幸福和温暖。他是一个被遗弃的儿子，很早就与母亲一起过着寄人篱下的孤苦生活。缺少温暖与欢乐的孤独童年，在张贤亮幼小的心灵世界留下了深深的感情缺憾。但幸运的是，这些都不曾挫折他良好天资的幼芽。张贤亮聪颖而敏感，1951年在南京读初中时就在《新华日报》上开始发表诗歌。五十年代中期，他读完高中走上工作岗位。又接连发表了《夜》、《在收工后唱的歌》、《在傍晚时唱的歌》、《大风歌》等数十首诗。才华初露，显示出创作上的美好发展前景。

然而，一场政治风暴断送了他初绽的才华。1957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责问张贤亮的长诗《大风歌》的文章，他所在单位的一些人认定这是“上头精神”，便把他打成了“右派”。自此，张贤亮被打入最低层，长期流放在西北一个荒僻的农场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才得以彻底平反。

从1958年到1976年的十八年间，张贤亮两次被劳动教养，一

次被收容管制，一次受到“群众专政”，一次被投入土牢监狱。经济困难时期，他曾因饥饿从劳教农场逃跑三次，到兰州火车站讨过饭，被抓回后受到饿饭一周的惩罚，曾饿得昏死过去，被送进死人堆后又爬了出来。现实对张贤亮的确太严酷了，命运对他太无情了。从孤独的童年到夭折的才子、底层的贱民，他走过了“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苦难历程。这番痛苦的生活经历，深刻地影响了张贤亮的精神气质，从而也铸成了他独特的艺术生命。他毫不隐晦自己“心灵深处总有一个孤独感的内核”。其作品中那沉郁的悲剧色彩和深沉凝重的感情基调，无疑是来自他精神气质中的那份孤独感和悲怆情调。

张贤亮是不幸的，却也是坚韧的、沉毅的。深重的苦难没有泯灭他善良的天性，长期遭受压抑、歧视的非人生活，也不曾使他走向沉沦。畸形的生活和生活的畸形，反而唤起了他追求真理的热情，培养了他好学善思的品性。在跌入社会底层后，读书成了他最大的精神寄托。当时马克思的著作是他唯一能读到的书，起初他只是把马克思的书当一般书来读，后来被其内容所征服而再也无法改变对它的崇拜和信仰。几年间，他把“凡是翻译成中文的马列原著几乎都看了”。是马克思的著作开拓了他的胸襟，保持了他与人类文明的联系；而他对理想的追求，对苦难和自我的深刻反思，则激励了他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命运的逻辑竟是这样奇特：生活侮辱他损害他，他却战胜了生活；地狱之火炙烤他，他却淬砺了肉体 and 灵魂。他的思想性格愈加深沉、刚毅，气质胸怀愈加豪放、豁达。苦难不仅成了他日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也为他登上俯视生活和历史的高处奠定了一块基石。

张贤亮的超常之处就在这里。他于逆境中生成一种对社会人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锻炼出一种开阔博大的胸襟，蒙受冤屈而

不滞于骚怨，遭受劫难而不溺于伤恸，对世事、国事的关切远远超出个人的荣辱得失。他在青年时代就有的人生和文学抱负也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充实和升华。因此，当他终于从地狱来到阳光之下时，他那被压抑太久的意愿志向复苏了，不泯的精神和才华迸发了！他在自己的创作中，以巨大的热情寻索真理，以真诚和勇敢叩问历史和灵魂，以隼视历史和现实的深邃目光和不能重复、不可替代的人生体验，对社会人生进行出色的描绘，对人的灵魂以及人性之谜进行哲理性的审美思考，在不长的几年时间里，向人们提供了一系列具有相当艺术质量的作品，显示了一种卓然不凡的艺术家的气度和风采。

二

张贤亮虽然很早就以诗歌创作起步于文坛，但他笔耕的真正重大收获却是二、三十年后的小说创作。

重新执笔后，张贤亮在一种紧迫感、使命感的驱动下，努力实现着创作上的崇高追求。他以过人的勤苦，促使自己的创作不断深化、提升。他的审美心理结构和文学观念不断调整变化，由开始恢复现实主义精神，逐步过渡到了把审美对象主体化。如果按时间的纵线和作品的内容来考察这种转变，张贤亮的小说创作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或三种类型：（1）回视历史的伤痕反思之作（约1978—1981）；（2）追踪现实、正面表现改革之作（约1981—1983）；（3）再度反思历史，以自我为表现主体，着力思考知识分子命运的开掘人性之作（约1984年以后）。

张贤亮小说创作的这种发展轨迹是不难解释的。初始，当他终于有权利重新写作时，痛苦的经历和刚刚过去的那场社会性灾

难还在强烈地刺痛着他。于是，和当时大多数作家一样，回视往昔，抚摸伤痕便十分自然地成了他创作中一个集中而突出的课题。从最早的《四封信》、《四十三次快车》、《霜重色愈浓》、《吉普赛人》，到稍后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土牢情话》以及《肖尔布拉克》等，都属这类作品。这些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准高低不一，有的明显地带着作家重新起步时的生涩和艰窘，但正视现实、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却完全相同。作家不回避生活中的苦难和血泪，透过一幅幅真实、严峻，有着浓郁悲剧色彩的生活图景，揭示特定历史时代给人们造成的苦难，抒发积郁心头的对于历史谬误和丑恶事物的强烈义愤，切望摧残人心灵的**历史悲剧再不要重演！**

应当指出，张贤亮这阶段的小说创作不回避生活中的痛苦和血泪，但决非单纯地宣泄悲哀，而是有着明显的美学追求的，即在回视历史、反思痛苦时发掘“伤痕美”。这一追求使他注意在严峻历史的灰暗惨淡的底色上，表现人生明确的一面，塑造普通劳动者的动人形象，抒写他们之间的美好关系，即“有意识地把种种伤痕中能使人振奋、使人前进的那一面表现出来”，把“伤痕转化成为更雄健、更为深沉、更为崇高的美”，从而“不仅引起人们哲理性的思考，而且给人以美的享受”。

这种写“伤痕美”的追求发展到后来，则深化为一种更加深沉的观照社会人生、观照历史苦难的理性姿态和风度。其突出表现，便是他在《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中显示出的那种独特的将悲剧情味与喜剧情味结合起来的美学风格，那种面对苦难而抚痛能笑的雍容大度的幽默感，有人称之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崇拜苦难。其实，张贤亮是不同于陀氏及其所属的时代的。他对不堪回首的往事作审美思考时，时代的理性之光已廓

清了多年弥漫于他心中的迷雾，他站在时代思想的高度，更清醒、更理智、更从容、更冷静地观照昔日的不幸，那些看似玩味乃至崇拜苦难的种种表现，实际是作家对历史谬误的理性的俯视和斜睨姿态。《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沉思历史而不把人引向伤感，落笔于严酷的人生命运，而能写出地狱之火中灵魂的升华，展示出引导这灵魂走向净化之路的人民群众的美好情操和改造世界的力量。因此我们说，张贤亮写伤痕美的美学追求，不是消极地、自嘲式地玩味、崇拜苦难，而是作家在生活、时代孕育下形成的一种独特而又坚实深沉的美学观和历史观。

当张贤亮用自己的笔集中阐发历史的悲剧再不能重演的主题时，他“对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有了更清晰的历史感”，对今天的幸福和自由愈加珍视和爱护，对进一步的社会变革，对理想的追求也愈加热切和急迫。他的目光很快由昔日的伤痕转向变革着的现实和美好的未来。这就是他大致从1981年开始的又一创作阶段。其代表性作品有《龙种》、《河的子孙》、《男人的风格》、《浪漫的黑炮》等。这些作品或者直接剖示现实经济体制的某些弊端；或者考察我们民族那段不算短的历史时期中普通劳动者的命运与国家政治经济的曲折和失误，从沉重的历史感中引发出改革的必然趋势；或者倾注心力寄希望于雄心勃勃、精明干练的改革家；或者揭櫫多年“左”的积习对我们事业的种种可怕干扰。激情澎湃，议论风生，格调雄健明快，充溢着对变革的热切呼唤，闪烁着明亮的理性光彩，是这类作品的突出特点。从中人们不难看到作家对时代生活的信心及强烈的参与意识。但有的作品在追踪改革现状时，表现出了较多的理性思维，而对改革中人的命运、心态、人与人之间各种流动着的微妙关系描写得不够充分，对纷纭复杂的现实矛盾揭示得也尚欠深刻。因此，虽不失为昂扬雄劲

的时代乐章，终因理念大于形象之瑕而缺乏一种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

然而，成功总是属于不倦追求的人。张贤亮经过回视历史和追踪改革两个创作阶段后，又跨进了一个新的创作里程，即他情不自禁地再次回过头来，重新检视历史。这对张贤亮来说是带有命定性的选择：因为那段苦难的经历，那段经历中灵魂和肉体的一次次滴血受伤，已经成了他永远无法抹掉的记忆，永远无法抛弃的负荷。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再次回视历史不是简单地重复伤痕，而是相当出色地完成了一次超越。他超越了“伤痕文学”的那种一哭为快，超越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前一阶段仅只着眼于提炼社会性主题，着眼于政治性批判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从新的角度、新的观点来思考生活和历史，探求社会与人生。张贤亮果然发现了他自己，找到了真正属于他的领域，那就是在中华民族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表现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思考知识分子的命运，这也就是他的系列中篇《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的宏伟构思，已经拿出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均是有着沉甸甸份量的作品。

他这个阶段创作的特点和最大价值是其对人的深层心理真实的大胆揭示，对人的本性的深入开掘。《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分别从饥饿唯物主义和性爱唯物主义的角度，将人性中最基本、最隐秘的部分揭示得真实、深刻，令人惊异。它们不管是用艺术的语言写成的人性宣言书和对粗暴践踏人性的极“左”政治的控诉书。《初吻》以及稍后的《早安！朋友》等，虽然稍嫌肤浅和粗疏，但致力于畸形环境中正常人性的剖析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使张贤亮这个阶段的作品题旨大大超越了仅停留于社会批判的层次，而把人性与社会、历史、道德等交融在一起，

在揭示社会生活真实（即历史真实）的同时，揭示人性的真实（即深层真实），并进而达到渗透二者之中的某种哲学的真实。应当说，这是一种富有艺术眼光的追求，一种艺术哲学的自觉，它有可能引领作家不断登临新的创作境界。

三

张贤亮的小说创作已经形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特色。

首先，最能体现他创作风格，最能代表他创作成就的，是他的那种自身经验型的小说，即表现知识分子苦难历程，思考知识分子命运的作品。这些作品格外深切动人地传达了作家对社会人生的独特体验，充分显示了作家的艺术魅力和卓越的才情。特别是其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对知识分子命运、性格的揭示，更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达到了少有的艺术深度。当然，《霜重色愈浓》等较早的几篇表现知识分子的作品，内容显得单薄，人物形象也欠丰满，还不足以显示张贤亮的风采和力度，但稍后的《灵与肉》、《土牢情话》，就透出了作家善于描绘知识分子悲剧性的生活和感情历程的出色才能。牧马人许灵均被命运抛弃的孤独、悲怆，以及他那深扎在劳动者之中搅拌着痛苦和欢乐的生命之根，打动了千百万颗心。被无辜投入土牢，虽不乏血气和反抗精神，却终被扭曲了灵魂的青年知识分子石在，也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然而最成功、最富艺术光彩的，当数《唯物论者的启示录》中的男主人公章永璘的形象。这是张贤亮迄今着墨最多的一个人物，也是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杰出贡献。

作家以一种忧郁的目光，用饱蘸着深沉、凄楚而又苦涩的感情的忏悔笔调，描绘了这个人物复杂多难的生活历程和心灵历程；

以难得的真诚和坦率裸露了一个受伤的生命和颤栗的灵魂。

《绿化树》着力展现章永璘在苦难岁月里痛苦、矛盾而又积极追求的精神状态。这个原本有文化、有教养、会写诗的青年知识分子，被抛到大西北的边远农场，受着可怕的饥饿的煎熬，灵与肉遭到残酷的挤压而陷入由求生本能驱使的、盲目地活着的无人性生命状态。然而未泯灭的良知，普通劳动者真诚的人性之美，特别是马缨花那带野味的爱和温情的施与以及马克思《资本论》的启悟，使他又不愿自甘堕落。他痛苦、愧疚、怅惘、悔恨，时刻处于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之中。作品象一部心灵传奇，真切而细腻地展现了章永璘在特定境遇中盘旋着、翻腾着的复杂情绪，展现了他在生命的挣扎、罪孽的忏悔、真理的追求三线交织的巨网中不断超越的痛苦的心灵历程。人物的内向反省与忏悔意识虽然带着明显的历史局限和对现实的认同混乱，却具有极大的心理真实。作家从历史真实的意义上表现了知识分子的不幸和迷误，使人透过真实严酷的生活画面，感受到人的顽强求生欲望，人的灵魂被扭曲后的艰难复归，以及在不甚协调的爱情中迸射出的璀璨的生命火花，从而将特定时代的病态的历史真实揭示得令人颤栗。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记录了章永璘另一段非人的生活经历。长期的精神压抑，一次次的被专政，使章永璘心灵上受到极度损伤，并导致了他整个人格系统的紊乱和失调，窒息了他做为人的生命和创造力，使他在与黄香久的夫妻生活中成了一个废人。然而当黄香久以温热的情怀把他恢复为一个正常男人后，他追求哲学目标的动力和自我结构中更高意义的自为性、责任感，又使他离弃了黄香久而浪迹他乡。作家以唯物论者的勇气和开拓精神，以对人性的深刻体验，将黑暗时期人性的遭劫暴露得惊心动魄，人物

性格的复杂性、矛盾性、多重性也袒露无遗。

这个形象虽未最后完成，但从上述两部作品来看，已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人物矛盾复杂的性格心灵，随着不同的历史环境和生存状态而展开变化。《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章永璘已经没有了《绿化树》中的那种宗教徒式的原罪感，没有了那种被扭曲的对“改造”的顺从，尽管他背负着沉重的悔恨与失落的十字架，却毅然向着前方的归宿走去。他离开黄香久时对黄土高原的告别，是对包括黄香久在内的人民，也是对历史的整体性审视和思考。这个历尽磨难的人终于开始归复男子汉的尊严和勇气，恢复强健和谐的人格。可以想见，他那蓬勃的生命原动力一旦与他谙熟《资本论》、精通哲学、善于思辨、渴望参与国家之航向制定的头脑相契合，必将释放出巨大的合力，必将超越他自己个体的存在而向广阔的世界。

章永璘形象的价值，当然不只它所包含的深广的社会内容和社会批评意义，还在于它蕴含着的美学、乃至人类学、历史学的意义，在于它以文学的手段，从审美的角度，把对人类精神深层的开掘向前推进了一步。张贤亮突破了我国知识分子作家每每自觉不自觉地以民族良知的身份观照社会人生的局限，而取对自身心灵作审美剖视的视角，即从个人反省的角度去悟知人性的深层蕴蓄，并用忏悔的口气去回视历史。具体到作品中，则是作家在展现章永璘的苦难历程时，不只着眼于他肉体的磨难，而特别着眼于其付出的心理代价。张贤亮似乎有意效仿、追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方法，喜欢把人物逼到极其荒诞可怕的角落里去审视其灵魂的各个内在层次；或者将人物置于奇特的境地去无情地拷问其情感的全部颤动过程，使读者在了解章永璘悲惨命运和非人境遇的同时，更感受到他心灵的搏动和情感的震颤，感受到他精神世

界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如他遭受饥饿时的饥饿感和求生本能；他在特定环境下的性心理和性冲动；他的被逼到内心深处却又盘桓不去的文化优越感和个人野心；他对无限的精神创造的渴望和希望破灭后的沮丧；他的道德麻木感和良心未泯所造成的苦恼；他思考的大胆与气质的怯懦；他的忠诚与虚伪、坚定与犹豫、自尊与自卑、追求与消沉、高尚与卑贱……，作家由此创造了一种有深刻历史感的心理真实。面对这面心理真实的镜子，人们既看到了人性的扭曲，人本性中的私欲和人的理智的困惑；又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人性的顽强闪光。章永璘就是这样一次次在危机的漩涡中沉浮，又一次次不断地从向自然人沉沦的过程中浮升起来，不断地对个人进行全面的反思，他那痛苦的追求超越的精神历程是罕见的。就对人类精神的理解而言，这个形象的出现对中国当代文学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它将以其丰富深邃的性格蕴涵和尖锐激烈的内在冲突而成为真正的“这一个”。

四

对妇女命运的关注和对女性的赞美是张贤亮小说创作的另一突出特色。他用蕴蓄着深情的笔，塑造了一系列动人的妇女形象。如纯洁温柔、娴静多情的农场少女乔安娜；顽强乐观、充满生活信心的四川姑娘李秀芝；性格泼辣大胆，感情炽热如火的韩玉梅；正直勇敢、热烈憧憬爱情而不失少女的羞怯和含蓄的流浪姑娘“卡门”；以及集妻性、母性、女儿性于一身的马缨花，美丽、真诚、痴情而又不能脱俗的黄香久……这些有着不同面貌风姿，不同喜怒哀乐，不同性格血肉的女性形象，是作家献给人们的一束奇丽的文学之花。